

## 【文学、艺术研究】

## 略论上世纪 20 年代革命英雄的传奇叙事形式\*

王 焯

(厦门大学 中文系, 福建 厦门 361005)

[摘 要] 革命英雄的传奇叙事是 20 年代革命小说的一种叙事类型。7 个行动元、17 个功能构成这类小说的叙事结构, 形成英雄胜利或失败两种语义模式。这种叙事形式隐喻一种“义务”(允许/禁止)的意识模式。

[关键词] 革命小说; 英雄传奇; 结构形式; 义务意识模式

[中图分类号] I207.4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671-0304(2006)01-0069-05

## Narrative Form of Hero's Romance In The 1920s Revolutionary Novel

WANG Ye

(Department of Chinese, Xiamen University, Xiamen, Fujian 361005, China)

**Abstract** Revolutionary hero's narrative is a kind of form in the 1920s revolutionary novel. 7 actors and 17 functions form its narrative structure, make two semantic modes of winning or defeat. The narrative form is a metaphor of duty's ideology.

**Key words** revolutionary novel; hero's romance; structure's form; duty's ideology

上世纪 20 年代革命文学潮流中, 以革命者“英雄故事”为叙事对象的小说十分引人注目。其叙事焦点是革命英雄的“传奇”行为, 塑造出一些“令人难以忘怀”<sup>[1]</sup>的革命者形象。这些被称为革命“罗曼谛克”或“革命+恋爱”的小说, 一直被视作“革命小说的弱点和不健康倾向”<sup>[2]</sup>。

“革命英雄”是这类小说叙事结构中最主要、最重要的行动元。它表现为三类人物形象。一类以马林英(《马林英》)、沈之菲(《流亡》)、赵琴绮(《女囚》)为代表, 他们是普通的革命知识青年, 大革命失败后, 在流亡、生死等命运和革命意志考验关头, 表现出英勇、崇高与伟大的风采。二类以汪森(《暗夜》)、李杰(《田野的风》)、祝先生(《盐场》)等为代表, 他们是现代革命知识青年, 出身有产阶级家庭, 从城市来到农村发动农民“斗田主”; 他们是大革命时代农村革命的象征, 也展现了现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, “这里经历着一场灵魂的拷问、灵魂的苦刑”<sup>[2]</sup>。三类以张进德

(《田野的风》)、魏阿荣(《村中的早晨》)等为代表, 他们是劳动农民阶级的子女, 不满地主豪绅的压迫和剥削, 接受现代革命思想后, 就在乡村发动乡亲进行斗争。

把这些革命者称为英雄, 不仅因为他们英勇和坚强的革命精神, 而且因为他们有伟大、高尚的情怀, 为革命而自甘牺牲幸福甚至生命。这些英雄“革命传奇”的倾向, 再现了现代进步青年与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关系, 即他们是现代革命的推动者, 自觉承担建设新社会的革命义务与历史责任。

和“革命英雄”处于真正结构对立的是“反英雄”这个行动元, 它是扼杀英雄革命活动的敌手, 跟英雄形成反革命与革命的语义结构。小说里, 反英雄行动元很少有鲜明的人物形象, 多以“省城”、“县里”、“军队”等话语遮掩它的缺席。这个模糊的角色形象, 其实隐喻大革命时期右倾的反革命势力。因而, 它像一个阴影躲在叙事的深层, 决定英雄的命运和小说的结局, 成为革命英雄无法战胜的对手。小说为什么不把它形象化、具体化?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: 其一是作者叙事策略造成的, 以此方

\* [收稿日期] 2005-09-10

[基金项目] 厦门大学社科基金预研项目(K82035)。

[作者简介] 王焯(1967-), 男, 安徽濉溪人, 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, 博士, 主要从事 20 世纪革命文学研究。

式表现历史真实而又不会触犯已掌握权力的革命右派, 这样小说可以问世而且作者不至遭遇“文祸”; 其二是反革命历史事件仅作为革命英雄活动的时代氛围与背景, 难以成为鲜明、具体的人物形象。总之, 它跟英雄构成结构对立, 决定着小说的叙事。

和革命英雄处于直接对立的是“压迫者”这个行动元, 形成善与恶冲突的语义结构。小说形象主要是乡村里的土豪、劣绅。《暗夜》中的王大兴、钱文泰、胡局长, 《田野的风》中的李敬斋、何松斋、胡扒皮, 《盐场》中的高尔泰、袁公庭等, 都属于这个行动元。压迫者残忍剥削佃户, 激起英雄的革命意识: “这是不合理的现象, 所以也就有‘改造’的必要”<sup>[3]</sup>! 小说还常出现抽象的压迫者, 主要指土豪阶层所依附的社会势力或国家统治机构。它逼迫佃户忍受土豪劣绅的压迫, 生产佃户的“奴隶意识”: “田地是东家的, 佃户应当守着纳租的本分”<sup>[3]</sup>。它不是英雄最终的革命目标。

革命英雄与反英雄、压迫者这两组矛盾对立的行动元, 处在叙事结构的中心位置, 成为小说叙事的焦点。这两组主要行动元下面或之间, 还有受压迫者、反抗者、送信者、恋人等行动元。

受压迫者与压迫者处于直接矛盾的结构位置, 形成被剥削与剥削的语义结构; 它又与革命者处于矛盾关系中, 形成忍受剥削和革命的意识冲突。王荣发(《田野里的风》)、老定(《盐场》)、老魏(《村中的早晨》)等人物形象, 都是这个行动元的代表。他们不堪承受地主阶级的剥削与敲诈, 但又不愿像革命英雄那样起来反抗, 甚至阻拦子女参加革命。这些人物具有现实性, 有着中国传统农民的精神特征。受革命运动的影响, 他们逐渐转变并加入“斗田主”的洪流中, 成为革命英雄的拥护者。这个行动元介于革命者、压迫者之间, 跟它们构成不同的矛盾关系。

和压迫者处于直接矛盾对立的还有一个“反抗者”行动元, 形成压迫与反抗的语义结构。它有英雄、受压迫者、英雄帮手等三个方面的义素。作为一个受压迫者, 它和压迫者构成矛盾对立, 形成剥削与被剥削的语义内容; 作为一个英雄, 它和压迫者构成矛盾冲突, 形成压迫与反抗的语义内容; 作为英雄帮手, 它和英雄构成差异, 形成发动与响应、领导与拥护的语义内容。总之, 它和英雄、受压迫者一起构成跟压迫者的结构的对立, 也跟英雄、受压迫者形成结构差异, 是功能和义素最丰富、复杂

的行动元。小说中, 它主要表现为罗大(《暗夜》)、王贵才(《田野的风》)、成和(《盐场》)等年轻一代的农民, 是一个次主人公小说形象。

和反抗者相比, 送信者这个行动元比较单纯, 它为英雄传送有关斗争方面的重要情报。《暗夜》中的小学教师梁子琴、《田野的风》中的女学生何月素, 都是这个行动元的小说人物。他们或深入敌方内部侦探情报, 或冒险为革命英雄送来敌方阴谋的信息, 成为英雄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帮手。它是英雄和压迫者两个行动元的结合体, 和压迫者有比较密切的关系, 与革命英雄也有一致的方面, 成为英雄的一个革命帮手。

英雄传奇叙事中, 还有一个最次要的行动元“恋人”。她是英雄的崇拜者, 也是英雄爱慕的对象。但革命英雄跟恋人之间的“爱情”叙事, 在英雄“革命”叙事中“只占据了一个极不重要的地位, 而且没有结束”。但在英雄失败的小说叙事中, “爱情”叙事几乎成为叙事中心, 成为“革命+恋爱”的一种典型模式, 洪灵菲的《流亡》、阳翰生的《寒梅》与《女囚》等小说表现得尤其明显。毛姑、何月素(《田野的风》)、黄曼曼(《流亡》)、岳锦成(《女囚》)等小说形象, 都属于这个行动元。

革命英雄、反英雄、压迫者、受压迫者、反抗者、送信者、恋人 7 个行动元, 在革命英雄的传奇叙事中经常出现, 形成革命英雄的传奇叙事结构与语义模式, 即英雄发动的革命取得胜利或以失败告终。

## 二

7 个行动元在叙事中产生 17 个情节功能 (以下依次排序)。

(一) 在小说叙事开始阶段, 即英雄、佃户与土豪劣绅的矛盾冲突引进阶段, 常出现 4 个功能。

1 佃户被土豪劣绅剥削得痛不欲生。《暗夜》、《田野的风》、《大海》、《盐场》、《村中的早晨》等小说, 都叙述田主“凶年不减租, 天灾也不减租”<sup>[1]</sup>, 导致贫困佃户走投无路的痛苦状况。小说以它开始叙事有两个作用: 其一是表现土豪劣绅是恶者; 其二是呈现社会的黑暗, 为英雄的革命设置一个逻辑前因。

2 受剥削的年轻农民暗中进行反抗活动。面对土豪劣绅的剥削与压迫, 罗老伯(《暗夜》)、王荣

发 (《田野的风》)、老定 (《盐场》) 等父辈农民, 往往悲哀而无奈忍受, 但年轻农民却“暗暗地活跃起来”<sup>[3]</sup>, 或如罗大 (《暗夜》) 暗中参加农会, 或像成和 (《盐场》) 那样偷运私盐, 或像王贵才 (《田野的风》) 心藏怒火。它构成、预示小说的情节矛盾, 革命英雄出现之后就会激化为情节冲突。

3 年轻人在城市受革命思想影响而成为革命者。因为田主强夺巧取的剥削, 无法生活的年轻农民离开乡村到城市寻觅活路, 受城里革命运动的影响而成为革命党。张进德 (《田野的风》)、阿荣 (《村中的早晨》) 等是如此。马林英 (《马林英》)、赵琴绮 (《女囚》) 等知识青年, 也在城市读书时接受革命思想, 成为一个现代革命知识青年。这个功能常作为小说情节的背景出现, 却是小说情节与叙事逻辑必不可少的环节, 构成革命者及其革命的神话“起源”叙事。此外, 它隐喻中国现代革命的特征, 即由现代知识分子在城市发动, 然后延伸到乡村。

4 革命英雄从城市悄然来到乡村。《田野的风》以张进德、李杰分别从矿区、城市回到家乡为小说情节的开端; 《盐场》在北伐军胜利的背景上, 描绘了“一个从县里来的学生样子的青年”, 在盐民的世界已经生活了“好几天”; 《村中的早晨》也用倒叙的方式, 追述阿荣“从城里回来的时候”已是一个革命党。总之, 它揭开农村革命和革命英雄叙事的序幕。以上 4 个功能构成小说情节的背景部分, 形成小说故事和叙事的前因, 构筑、预示小说情节的矛盾冲突, 即城里来的革命英雄与乡村土豪劣绅的对立。作为背景和前因, 它们成为革命英雄及其乡村革命的“神话起源”叙事, 是小说情节和叙事的一个逻辑环节, 又隐喻大革命时期农村革命的历史情况。

(二) 小说情节的发展阶段, 即革命英雄与土豪劣绅的矛盾冲突逐渐展开、激化部分, 常有 8 个功能出现。

5 革命英雄在农村建立农会, 常在功能 4 之后出现。当张进德、李杰 (《田野的风》) 不约而同回到家乡之后, 就积极动员受压迫的农民组织农民协会, 起来同土豪劣绅作斗争。汪森 (《暗夜》)、阿荣 (《村中的早晨》) 和祝先生 (《盐场》) 来到农村后, 都暗中发动农民建立农会。这个功能是一个政治隐喻, 象征 20 世纪 20 年代共产党在农村发生的农民运动,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能。

6 知识青年成为革命者。在以农村革命为题材的小说中, 革命英雄在农村组织农会; 在表现城市

革命的小说中, 知识青年也成为革命领导者。马林英 (《马林英》) 军校毕业后, 被派往军队做兵士政治训练工作; 沈之菲 (《流亡》) 大学毕业后, 成为“M 党部的重要职员”; 岳锦成 (《女囚》) 也在革命活动中, 成为城市工人运动的勇士。这个功能的作用同功能 5 相同。

7 老实、本分的佃户阻止儿女参与英雄发动的革命活动。革命英雄来到乡村宣传革命思想, 得到农民积极响应、拥护, 但一些老实、本分的佃户却阻止儿女跟革命英雄来往。或像王荣发 (《田野的风》)、老定 (《盐场》) 那样遵循佃户“种田交租”的“本分”、“天理”, 或如沈尊圣 (《流亡》)、老魏 (《村中的早晨》) 那样恪守忠孝的封建思想, 或是基于“天道难变”、到头来吃亏遭罪的还是穷人的世故经验。这个功能具有现实主义色彩, 揭示了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中的一个真实情景, 即遭到有着丰富人世阅历及保守思想的父辈农民的心理抵触。

8 土豪劣绅谋划对付英雄与农会的办法, 一般在功能 5、6 后出现, 形成革命与反英雄的情节冲突。革命英雄领导的“农会的势力渐渐地扩张起来”<sup>[3]</sup>, 引起土豪劣绅警惕与惊慌, 他们就聚集一块商量对付英雄与农会的办法。张举人邀集地方绅士 (《田野的风》) 商议对付张进德、李杰的方法, 决定雇人在晚上偷偷将他们捉住并打死; 正当汪森 (《暗夜》) 与农会计划攻打田主庄园的时候, 田主也在家里同绅士、警察局长决议趁早“扫平这些乱党”; 阿荣 (《村中的早晨》) 在家乡从事农民运动, “村里有钱的人们咒骂他, 城里的‘官府’要捉他”。这个功能是英雄与土豪劣绅之间矛盾激化的标志, 是小说情节走向高潮的前奏。

9 土豪劣绅的阴谋被人偷听并报告给英雄。小说中, 土豪劣绅谋害英雄的计划总会被偷听并及时报告给英雄, 让英雄与农会做好防备。梁子琴 (《暗夜》)、何月素 (《田野的风》) 等, 都是偷听、报信之人。从现实主义小说的角度看, 这个功能带有很大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性, 即敌方阴谋为何会被人偷听并报告给英雄。而众多小说都出现它有什么意义? 首先, 这是传奇小说的特征, 即神秘的东西总会被英雄察觉; 其次, 它蕴涵叙事者的道德意识, 即任何阴谋、邪恶的诡计与非正义总会失败。

10 革命英雄带领农民与土豪劣绅斗争并取得胜利。这是最重要的核心功能之一, 一般在功能 8、9 后出现。当土豪劣绅谋害、捉拿英雄的诡计被发

现后,英雄就率领农会人员攻打田主庄园。汪森(《暗夜》)指挥群众先攻占镇上的警察局,然后就直奔陈镇攻打钱文泰、王大兴家园;李杰、张进德(《田野的风》)领导农会会员,将计就计逮捕前来捉拿他们的家伙;《盐场》的盐民协会,在夜里“激了缉私营的枪,到城里捉住了县官”。这些小说“力图在文艺作品中反映和宣扬土地革命的斗争”<sup>[1]</sup>,所以,农会斗争土豪劣绅的情节与场景成为叙事的焦点和情节的高潮。但叙述者将这斗争描写得轻而易举,有鲜明的“浪漫”情调与传奇特征。

11. 在斗争中,田主逃跑了。这个功能有两个作用:其一是呈现土豪劣绅被农会打倒的一种“下场”——惊慌而逃;其二是起衔接故事情节的结构作用,为后来土豪劣绅卷土重来报复英雄与农会,设置一个情节铺垫与前因。

12. 女革命者爱上革命英雄,这是个较次要的功能。女革命者与革命英雄的爱情叙事,表现出两个特点:一是突出爱情中的“革命情谊”,女性不再是男性“性”欲望的纯粹对象,而成为革命英雄的信仰者和追随者,就像何月素(《田野的风》)对李杰的爱慕那样:“如果我是一个男子,那我不也像他李杰一样吗”?其次,爱情叙事被边缘化,几乎不影响小说的主题,换言之,它跟革命叙事没有情节的必然关系。总之,它是一个次要的情节功能,随着革命文学界和社会读者对“革命+恋爱”的日益反感,小说中“爱情叙事”就逐渐减少。

以上 8 个功能,构成英雄传奇叙事的情节发展,构成英雄与土豪劣绅间的矛盾冲突及情节高潮,并以英雄战胜后者而解决冲突。由于叙述的主观化倾向,小说矛盾的解决显得极为轻易、不真实,小说情节及叙事具有传奇性。

(三) 在小说情节转折、结束阶段,即右倾反革命势力到来、革命失败的阶段,5 个功能经常出现。

13. 城里发生反革命的形势变化。这是一个最核心的情节功能之一。正当李杰、张进德(《田野的风》)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,“在县城里,在省城里,在政府建都的所在,近来似乎在酝酿着什么可怕的,一时尚难以想象的事变”;“当老魏到山头村来会他的儿子的时候”(《村中的早晨》),阿荣领导的革命队伍刚得到“白党正在进行着围攻这个乡村”的消息;这个功能象征国民党屠杀革命势力的历史情状,隐喻作者再现大革命历史的叙事企图。它起着转折小说情节的作用,是英雄由胜利走向失

败的转折,是推动小说情节继续发展的又一动因。

14. 逃跑到城里的土豪劣绅返回乡村复仇。英雄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时候,一些土豪劣绅逃到城里躲避起来或寻找帮助;当反革命潮流发生、到来之际,他们就气势汹汹重返家乡,趁机围剿农会与英雄,夺回自己被剥夺的权力并重建统治秩序,正如《盐场》所描写的,“朝代又换了一个,龙头毕竟还是做他的龙头”。总之,它形成革命与反革命的巨大情节转折、波澜,产生斗争和复仇的小说高潮,成为英雄传奇最重要的情节功能之一。

15. 保守的老年佃户思想发生转变、参加革命,常在功能 10 之后出现。当英雄领导农会战胜土豪劣绅的势力后,那些恪守本分、不敢反抗的老年农民思想开始转变,不再坚持种田交租的“本分”,默许儿子参加农会的革命,自己也站在农会的立场上。洪灵菲的《大海》描绘了他们精神的巨大变化:“他们现在都不喝酒了,他们都被新生活征服着。他们变得异常驯服,他们都愿意在苏维埃的指导下面去做事情”。如果说功能 10 呈现传奇色彩,那么这个情节功能有现实主义的特征,表现了中国传统农民的精神、意识的历史变化。

16. 英雄失败。革命英雄的传奇叙事与一般的传奇小说不同,很少出现“幸福的结局”<sup>[4]</sup>,常以英雄的失败而告终。马林英(《马林英》)——这位不凡的女革命者被政府捉拿、就地正法;不甘于革命失败的成和(《盐场》)无奈地流落到都市;张进德、李杰(《田野的风》)领导的农民自卫队最后去“金刚山入伙”。总之,这些小说结局以反传奇方式,呈现出模仿或再现大革命历史逻辑的叙事企图,也起着结束故事、封闭小说情节的作用,形成英雄“失败”的语义模式。

17. 英雄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。如果说《田野的风》、《马林英》、《盐场》等小说,以现实主义方式结束叙事,那么《暗夜》、《大海》、《村中的早晨》等小说却有传奇小说的特征,即英雄取得胜利并洋溢幸福、欢乐的情调。阿荣(《村中的早晨》)领导的革命队伍在晨光中凯旋,“驳壳枪在他的手里发着钢铁的光芒”;汪森(《暗夜》)领导农会武装攻下地主庄园,“高朗的鲜红的秋阳,正散射出金箭似的光针,驱散了满天的灰败的乌云的浮云”;《大海》描绘革命胜利后农民的激动心情,如“大海一般地咆哮着、叫喊着、震怒着”。这些小说用艳阳、激昂的情绪衬托英雄胜利的神圣与欢快,产

生“不自然地燃烧的激情”<sup>[4]</sup>的传奇叙事特征。总之,它与功能 16 一样,起着结束故事、封闭情节的作用,形成英雄取得胜利的语义模式。

以上 5 个主要功能,构成小说情节转折阶段的叙事结构,产生英雄与土豪劣绅之间革命和复仇的情节冲突,再次掀起小说情节波澜与高潮,导致小说矛盾的最终解决,形成英雄革命胜利或失败两种语义结构。

三

革命英雄、反英雄、压迫者等 7 个行动元及 17 个情节功能,构成革命英雄传奇叙事的结构,形成英雄革命胜利与革命失败两种语义模式。但无论它的语义形式如何,传奇叙事实质隐喻一种“义务”(允许与禁止)的意识逻辑,展现现代知识分子与现代革命之间的历史关系,即“救亡”的历史重任使他们发动颠覆现存秩序的现代革命,但却以“恶”的罪名而被禁止。小说都采用鲜明的主观化叙述态度,对英雄的革命行为与精神进行赞颂,因此叙事染上“罗曼谛克”情调,并呈现出“传奇”

的某些特征。即使在英雄革命失败的叙事中,叙事者对英雄的“道义”行为和神圣的革命精神都抱有敬意,流露对英雄及其革命的同情与赞颂。

英雄叙事的“传奇”色彩一直受到批评,被认为是“最肤浅的最浮面的描写”<sup>[2]</sup>。但小说的叙事结构与叙事逻辑具有现实主义品格,再现了大革命时期的革命热潮及其失败的状况,也隐喻现代革命青年的一些精神面貌。它的现实性结构与传奇性的叙述特征,创造了一种 20 年代革命的小说叙事类型,产生了《流亡》、《田野的风》等一批经典性革命作品,丰富了 20 年代革命小说的叙事艺术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阳翰生. 阳翰生文集: 第 1 卷 [M]. 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1982
- [2] 严家炎.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89.
- [3] 蒋光慈. 蒋光慈文集: 第 2 卷 [M].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1983.
- [4] 吉利恩·比尔. 传奇 [M]. 北京: 昆仑出版社, 1993

(责任编辑: 李 平)

(上接第 68 页)

从时序上把行业中某一产品分为三个阶段: 技术先进阶段产品的市场结构呈垄断型, 技术普通阶段产品的市场结构呈竞争型, 而技术落后阶段产品的市场

往往呈恶性竞争态势; 从时点上把行业的产品分为三个类别, 则先进技术产品的市场结构呈垄断型, 普通技术产品的市场结构呈竞争型, 落后技术产品的市场结构呈恶性竞争态势。如图 3 所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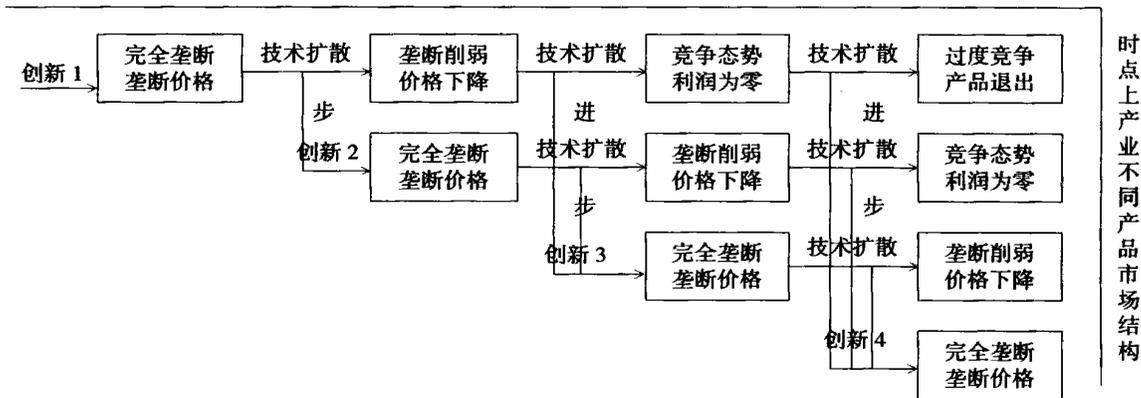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3 行业内多样性市场结构动态演化过程

导致当代产业内市场结构多样性的根本力量是技术创新, 产业内不断的技术创新使新的先进技术不断出现, 也使原有的先进技术向普通技术和落后技术变迁。技术创新不仅“造就”了多样性的市场结构, 也是产业市场结构演变的重要动力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李涛.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格局 (博士后学

154-155

- [2] 周寄中. 科学技术创新管理 [M]. 北京: 经济科学出版社, 2002 207-209.
- [3] Grossman, Gene M. And Helpman, 1991.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. Cambridge, The MIT press 23-139

(责任编辑: 舒 文)